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30
13 June 1980

CHINESE



第二二三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0年6月13日星期五上午11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奥尔戈尔德先生

(挪威)

成员国：孟加拉国

凯泽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牙买加

米尔斯先生

墨西哥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尼日尔

乌马鲁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葡萄牙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突尼斯

埃萨菲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皮德里先生

赞比亚

卢萨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上午 11 时 35 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 (S/13972 和 Add.1)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国，我收到了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代表的来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这个项目。按照惯例，我提议在安理会的同意下，并按照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这几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卡塔波季斯先生（希腊）和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指出，在昨天进行的协商过程中，安理会成员同意按照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奈尔·阿塔莱先生提出邀请。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决定邀请阿塔莱先生。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在适当的时候，我会请阿塔莱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以便发言。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各成员国面前有秘书长关于 1979 年 12 月 1 日至 1980 年 5 月 31 日期间联合国在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3972 号和 Add.1 文件。安理会各成员国面前还有一份载于 S/13993 号

文件的决议草案案文，这份案文是在协商过程中拟订的。

据我了解，安理会已经准备开始表决面前的决议草案。除非有人反对，我现在就准备将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现在把载于 S/13993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孟加拉国、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牙买加、墨西哥、尼日尔、挪威、菲律宾、葡萄牙、突尼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赞比亚。

反对：无

弃权：无

中国没有参加表决。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4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安理会一个成员国没有参加表决。该决议草案获得通过为第472(1980)号决议。

因为秘书长希望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秘书长：安全理事会刚刚通过一项决议，再度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限，并请我继续斡旋的任务。在这方面，我认为应当向安理会简要叙述过去两星期以来我努力促成恢复两族会谈的进展情况。

我在1980年6月3日的报告内提到我曾请主管特别政治事务副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代表我至塞浦路斯访问，在我的斡旋任务范围内同双方协商。我说明访问的目的在于清除塞浦路斯恢复谈判进程的障碍。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昨天已完成任务回来，向我详细报告了他的工作。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6月5日到达尼科西亚，6月6日至8日期间同双方举行了高层次紧密协商。他随后又到安卡拉和雅典访问，在土耳其和希腊举行了部长级协商，因为该两国都是有关方。这些协商所要突出的是探讨是否可能找出一个相互能接受的程序，使各方能回到谈判桌上。

各安理会成员国必定记得我曾在3月28日提交当事各方一项新的建议。按照该项建议，我的代表将发表一项声明，作为复会会谈的开幕词，促请参加会谈者的注意。然后，参加会议的希族塞人则将应要求正式表示他对“两区制”和“安全”等词句解释的保留。

没有一方完全接受这个建议。土族塞人一方接受开幕词，但认为没有哪方应对其表示任何保留。希族塞人一方只接受修正的开幕词。他们提出一个变通办法，就是干脆根据1979年5月19日协议恢复会谈。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上星期于塞浦路斯同双方领袖协商的过程中，探讨到可能打开僵局的如下安排，当然这是一个程序上的安排。我的代表将发表上述的开幕词。参加会谈者只需保持沉默。然后我的代表将补充说明，这只代表秘书长的了解，并指出双方都有机会对讨论范围内有关宪政和领土方面某些概念尽情表示意见。

约在6月7日上午1时，基普里亚努总统通知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希族塞人一方已决定接受上述安排。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6月7日上午较晚的时候与登克塔什先生联系，得知土族塞人一方严肃考虑拟议的安排后，觉得不能接受我的代表的补充说明。按照土族塞人的看法，该说明由于引进事实上的保留，将会使开幕词的重要意义消失。土族塞人塞浦路斯的一方仍然无保留接受我的代表的开幕词，以及两方会谈代表都不表示意见的提议。这个免去补充说明的程序仍不能为希族塞人一方所接受。

今后我当然会致力于安理会再度交付我的斡旋任务。我一直认为，如果适当予以运用，两族会谈仍然是通过谈判以求塞浦路斯问题政治解决的最佳办法。我热切希望，作为寻求问题商定解决办法成败关键的当事各方加强它们同我的合作，从而克服一直妨碍我们所作努力的重重困难。

主席：现在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六月份主席之职的衷心祝贺。在过去两个星期，我们有许多机会对你的各种技巧并对你处理今天通过第472(1980)号决议之前举行的各次协商手法表示钦佩，这进一步证明安理会的工作有了极可靠能干的舵手。

我还要感谢你，主席先生，并请你转达我对安理会所有成员的感谢。我感谢大家给我机会向安理会发言，更感谢大家延长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考虑到土耳其完全漠视所有联合国决议在塞浦路斯造成的一切情况，这个延长行动是必要的。

这项刚刚通过的决议促请各方恢复两族会谈，“以取得成果为目标，持续不断地进行会谈，力求避免任何迟延”。这些字句是整一年前由于我们的坚持加进去的，而上述会谈至今仍未开始。这也是自1974年塞浦路斯遭到侵略和占领以来一直上演的悲剧。

我现在想按顺序谈一下不幸未能导致会谈恢复的史实和努力情形，及其失败的原因。

在大会第34/30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458(1979)号决议通过后，塞浦路斯政府向秘书长和所有有关方面充分明白地表示，它赞成在前面提到的大会第34/30号决议内规定的期限以前即刻恢复对话，而不赞成任何其他方向相同而且证明至少具有某种压力的方法。

(塞浦路斯)

为了实现恢复对话，当然必要克服由于硬加进会谈和现有协议中两项无理的前提所引起的各种困难，这两项前提就是两区制和安全问题。

允许我在此略为打住，谈谈前面提到的两个观念，这两个概念不仅因为缺乏系统的界说而成为无谓的词语，更由于其提议者的反覆解释，它们竟成为双方态度的基本分歧所在。当我们经过许多星期，或许多月的艰苦谈判而达到意见一致的协议时，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范围内的许多方面必然都已详细讨论过。

因此，我们在秘书长的报告(S/13972号)第45段内看到下述字句一点也不惊讶：

“我认为引起争论的问题如“两区制”和“土族塞人的安全”等，只能在两族会谈的范围内作为宪政和领土问题谈判的一部分加以有效的处理。因此，我促请双方恢复会谈并且尽快审议具体的事项，以期有所进展”。(S/13972, 第45段)

还有比这更清楚明白的吗？但是，登克塔什先生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对这两个问题仍然坚持他们站不住脚的立场。

我在此大篇幅地重述了秘书长的上述报告以及秘书长遵照大会第34/30号决议提交的1980年4月2日A/35/161号文件内的前一次报告，请安理会各成员原谅。

我们对于恢复会谈的善意与诚意首先表现在外交部长罗兰季斯于1980年2月初在纽约拜访了秘书长，当时我们不仅设法探讨恢复这样一次会谈的可能性，还特别提议援助土族塞人社区。随后，我们尽管最初有些犹疑还是接受了秘书长的某些建议。至少，据我们最初的了解，那些建议是在要么接受否则拉倒的基础上提出的。我们接受了，但对方却没有。不过，我们又同意接受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访问塞浦路斯，以求进一步缩短由于“要么接受否则拉倒”这种提法造成的鸿沟。

(塞浦路斯)

甚至在3月31日期限终止当晚，共和国总统还再度作出努力，以期会谈恢复，但是又再一次遭到土耳其的反对。

在1980年3月的尝试失败后，并且鉴于我们对秘书长1980年4月2日报告中最后一段内容的尊重，我们没有逼着立刻作出任何其他决定，相反，我们让秘书长有更多时间重作努力。在乌戈·戈比先生接任加林多·波尔先生于1980年4月30日卸除的秘书长特别代表职位时，我们的态度还是一样。

在宣布佩雷斯·德·圭利亚尔先生将于1980年6月6日访问塞浦路斯时，我们抱着一线希望愿意相信土耳其已采纳一个积极的新的态度。在所有有关各方都听说土族塞人，一方已准备接受一个新的办法时，我们的希望增高了，尽管这个新的办法与我们的办法显然大不相同。我们还是接受了该办法，谁知道尽管有先前的各种迹象表示肯定，第二天即刻遭到了反对。

他们是不是希望我们这边会反对这个办法，而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诚意接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不又具体证明他们对诉诸武力夺取的一切感到满意，不愿作任何会谈？

我所说的一切都指向一个方向，唯一的方向：现在已到了安全理事会不以任何先决条件，只根据1979年5月19日协议坚决要求恢复会谈的时候。正如一再陈述的，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今天就可以这样做。

大会主席由大会第34/30号决议授予特别权限，如果在1980年3月31日以前没有任何进展，便可任命塞浦路斯专设委员会的成员，他从我们这方面收到许多证据，证明我们对会谈的谨慎和负责态度。这是秘书处所熟知的。按照土耳其一方对秘书长最新办法的反对情形，我几乎用不着提醒安全理事会成员，我所提到的该大会决议的决定仍然有待执行。

(塞浦路斯)

我现在想转而谈谈塞浦路斯问题的另外两个严重而悲惨的方面。第一个是有关来自土耳其的殖民主义移民不断涌入我国被占领地区造成的情况。这是一项阴谋，旨在强迫改变塞浦路斯的传统人口特性，以加紧其众所周知的反对不结盟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非法阴谋。因此，几乎在侵占的六年之后，三分之一的塞浦路斯人口仍然不能返回他们的家园和土地，来自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占领了这些地方却让产权所有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继续作难民。更令人吃惊的是，我们一再听到威胁说，法马古斯塔（返回该处是十点协议中的一个优先项目），在种种名目和手段下，也会被殖民化。不应该忽视的是，土耳其这个殖民政策的受害者不仅是类似千计被逐的希族塞人当地居民，同样的土族塞人也是受害者。

我热切希望，安全理事会不要忽视由于土耳其的不断殖民政策所制造情况的严重性，这些政策违反了国际法的每一基本规范，并且抵触了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多项决议的文字和精神、抵触了1977年的准则和1979年5月19日的十点协议。

关于任命一个有效的调查机构进行找寻和照顾失踪人士的工作由于毫无进展，他们的家人仍陷于悲愤和痛苦之中。实在可叹的是，甚至对于这样纯粹人道主义的问题，土耳其一方还是选择采取完全反对的态度，悍然拒绝遵守有瓦尔德海姆先生在场并载于秘书长先前各份报告中的1979年5月19日所签关于失踪人士的协议。此外，土耳其一方又拒绝了去年十二月秘书长提出的某些新建议是我们再度完全接受的。

在侵占六年之后，失踪人士的家人还是不知道他们亲人的死活。我是否有理由问一下：到底这些家人还要受多少悲愤和痛苦的折磨，土耳其和土族塞人领导才会发发慈悲决定尊重协议设法找寻并照顾失踪人士？我希望联合国和世界舆论向他们施加更多压力，以使尽快获得结果。

(塞浦路斯)

自从上次安理会关于这个主题的会议以来，六个月的沮丧日子已经过去了，如果土耳其坚持不妥协，继续军事占领，同时又尽力巩固既成事实，那么安理会就有责任确保遵照其自己的各项决定以及大会的各项决定考虑有效措施，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愿再一次热烈感谢秘书长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作出的不懈努力。塞浦路斯政府和人民他个人表现的关怀深为铭感。我们也要感谢他的所有才干出众的同事：乌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戈比，谢里，戈热和比可诸位先生；为了极明白的理由，我愿特别提出已于1980年4月30日退休的加林多·波尔大使和乌戈·戈比先生，戈比先生在塞浦路斯停留的短暂期间已大量表现他具有创造条件的工作能力，如果再加上各方的协力，也许可以使得会谈恢复。我请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不要因为这一次在我国进行重要访问的最后一分钟遇到挫折而失望，我请他坚持到底，直至秘书长、他本人和整个小组获得成功为止。

我们也要向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司令和全体官兵，以及提供兵员和捐助经费的所有国家表示应有的感谢。

主席：感谢塞浦路斯代表对我个人的美言。

下一位发言人是希腊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卡塔波季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首先请接受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六月份主席职位的祝贺。这些祝贺不仅是献给一位对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有卓越贡献的、杰出的、有经验的聪明外交家，同时也是献给一位同我国有长期友谊和密切关系的国家的代表；而你我两国间的友谊更因对和平、自由、国际安全与合作等理想的共同承诺而加强。

我想，完全理事会为了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间再延长六个月而再一次开会，是带着挫折感的。这种挫折感来自一项事实，即尽管有秘书长和他的同事们的不倦努力，而且塞浦路斯政府也准备就绪，另一方面却坚持拒坐下来谈判。尤其在付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最近奉令到尼科西亚而登克塔什先生拒绝了塞浦路斯政府已经接受的联合国秘书长的建议后（瓦尔德海姆先生刚通知安理会），这种拒绝更明显了。同时，土族塞人领导人和土耳其政府继续忽视联合国的一连串决议——这些决议要求所有外国部队撤离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让200,000名难民回返家园，并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路线。

由于土族塞人的顽固不化，在执行1977年5月19日的高阶层协议方面毫无进展可言。该协议签字时，所有关心不幸的、被分割的塞浦路斯岛的命运的人都曾喝采欢呼过。该协议是土族塞人社区领导人毫无保留地签了字的；而且这个协议根本并不以解决塞浦路斯共和国今天所面临的许多复杂的问题为目的。它只构成以友好互让的精神讨论这些问题的一个架构。

那么，土族塞人为什么要提先验的基本问题予先对谈判结果作出判断呢？这些先验的基本问题将决定塞浦路斯共和国新宪法的本质和自从1974年土耳其入侵以来一直远离自己的家园，过着难民生活的，共和国三分之一人口的命运。敦促土族塞人不要执迷于先决条件而开始谈判的不只限于我们。秘书长自己也采取同样的立场。他在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第61段里说得很清楚。瓦尔德海姆

(希腊)

先生说：

“我还认为，一些引起争论的问题，例如两族共有区和土族塞人的安全可作为按照1979年5月19日协议和1977年2月12日准则就宪法和领土方面问题进行的具体谈判的一部分，在会谈的架构内有效地加以处理。我认为这个办法仍然是正确的。”(S/13972, 第61段)

坦白说，我们实在不了解土族塞人领导人为什么这么不愿意恢复谈判。难道他们已经被他们的希族塞人对手的谈判技巧吓坏了？是不是他们注意到，他们的某些立场使公平的观察者在万一谈判决裂时不难决定应该怪谁？或是他们当真相信，通过这种顽固不化的态度，他们就能逼使塞浦路斯政府接受导致塞岛真正分割的要求？

希腊政府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是清楚而始终如一的，我们相信这个立场是有益的。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许多决议，这些决议都是经绝大多数通过而且拥有以下共同基础：即对《宪章》及其基本原则的尊重。而且，我国政府深信唯有通过没有外来干涉的两族间谈判才能达成公平解决。最后，我们认为这些谈判应该以1979年5月的协议为基础，不附带先决条件而进行。

直到塞浦路斯问题获得最后解决，直到一切外国占领部队都离开塞浦路斯共和国，直到希土两族已经自由地建立了公正而持久的新关系，即使只为了向侵占行为的受害者保证并提醒他们联合国仍继续关心他们的安全，也需要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继续驻留在塞岛。我国政府因此赞成将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间再延长六个月。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要代表我国和我国代表团再次向联塞部队的指挥官和全体官兵表示我们由衷的感谢，为了他们重要的任务，他们忠诚不二，以值得效法的态

度执行任务。我们也感激秘书长以及他在纽约和塞浦路斯的能干助手们，他们为了维系经过谈判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作出各种不懈的、富有想象力的努力。我要利用这个机会特别向加林多-波尔先生表示，我们感谢他过去两年来作为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所完成的卓越工作。

主席：我谢谢希望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面一位发言人是阿塔莱先生，安理会已经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他。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阿塔莱先生：主席先生，我要谢谢你和安理会每一个理事国给我这个机会，在安理会发言并报告土族塞人对塞浦路斯冲突最近局势的看法。我衷心感激你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给我这个机会。

还请充许我代表我国政府和我自己感谢秘书长以及秘书长在秘书处与驻地的工作人员和参与为塞浦路斯问题寻觅公正永久的解决的努力的、军事和非军事人员。我还要谢谢刚卸下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职务的雷纳多尔·加林多-波尔先生阁下。土族塞人将永远怀念他在执行这个非常艰难的任务时所表现的耐性和技巧。

我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欢迎秘书长驻塞浦路斯新任特别代表雨果·戈比大使，并向他保证，在他今后的艰难任务上将得到我们最全面的合作。

安全理事会刚刚通过第472(1980)号决议。最遗憾的是该决议序言部分第三段提到所谓塞浦路斯政府。

土族塞人方面反对使用“塞浦路斯政府”这个词。那只是希族塞人行政机构的化名。这个塞浦路斯政府已在1963年因两族机构中的希族成员以武力将其土族成员逐出这个政府机构以后不再存在。从那时起，直到塞浦路斯问题获得最后解决以前，塞岛上有两个自治的行政机构。而且，这两个行政机构在塞浦路斯

的分别存在，是经过三个保证国（土耳其、希腊和联合王国）都同意的1974年7月30日日内瓦宣言所承认的。

因此，刚才通过的决议提到一个不再存在的实体使我们实在无法接受。尽管如此，基布里斯土族联合邦政府已经宣布它决定同意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间延长到1980年12月15日。

秘书长在他报告的第66段里声明：

“……联塞部队的继续驻留对于……创造寻求和平解决的条件仍然是必要的。”（同上，第66段）

我们并不确知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尤其当谈判过程的一方不断注意的并不是站在平等地位的两族谈判，而是开始以新的方法强迫执行一个解决办法的未来日期的时候。我们认为，只要塞浦路斯的希族塞人领导人故意继续试图阻挠两族谈判的和平努力，联塞部队继续驻留塞岛对于通过两族谈判寻求和平解决将没有什么效果，只有巩固希族塞人行政机构的主张和立场的作用。

如果维持在塞岛的联塞部队而不改变其一贯作业方法和目前的任务，我们真担心这种情况会造成反而有利于维持塞浦路斯现况的局面。岛内现况和联塞部队历年来的经费不足，是对1964年3月4日安全理事会第186（1964）号决议所赋予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最原始的任务定义有重要影响的因素。

塞浦路斯问题是两族社区，即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之间的纠纷，这是全世界都明白的事实。可是，我们很不幸地看到，秘书长报告（S/13972）第52段极可能给局外人另一种印象。该段读起来有如秘书长进一步主动地同土耳其总理和希族塞人领导人协商而忽视了土族塞人。我个人并不认为秘书长有这个意图，因为我们完全相信秘书长的诚意和他对所涉问题的了解是无疑问的。

最遗憾的是，希族塞人行政机构的代表毫无法律和宪法上的根据，却伪装成塞浦路斯政府的代表，又想按照该行政机构政府的代表，又想按照该行政机构将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的公开政策（即在一切国际论坛上作宣传）滥用安全理事会这个机构，浪费安理会宝贵时间，今天居然纯为宣传目的在这里提出所谓行踪不明人士、“难民问题”、“土族塞人的受苦”、“殖民地化问题”等等，虽然他们明知塞浦路斯的这些问题渊源于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社区间长期斗争的历史，且与塞浦路斯问题纠缠在一起，甚至构成其主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两族社区间的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才能有效地解决

因此，纯为其宣传价值而在安全理事会一类国际论坛提出这些人道主义问题，不仅破坏安全理事会真正的目标和宗旨，而且浪费它宝贵的时间，同时毫无建设性，效果适得其反；因为这种宣传往往富有挑拨性而引起对方的反作用。

我不想反驳希腊代表的控告，我也怀疑那些控告值得反驳。我想提醒他再读一遍我以前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

关于两族间谈判，我要向安理会陈述土族塞人对重开两族谈判的看法，以便为塞浦路斯问题寻求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关于这一点，我国总统登克塔什先生在六月六日上星期五会见主管特别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以后向新闻界发表了下列声明：

“德奎利亚尔先生在试探恢复去年六月以来中断的两族间谈判的可能。我们应该回顾，去年六月两族谈判正在进行时希族塞人打断了会谈，作为他们每年蒙骗世界舆论例行活动的一部分，先跑到不结盟运动国家会议，然后到联合国大会，趁我们不在的时候弄出一个对塞浦路斯不利的决议而躲避谈判。

“由于秘书长为重开两族谈判采取主动的结果，土族塞人在今年三月公布，如果秘书长准备好一个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肯定的谈判基础，土族塞人这一边

有立即恢复谈判的准备。最后在三月三十日，为了更进一步表示友好，我们宣布如果双方都对秘书长代表的开幕词不加以保留而保持缄默，就可以恢复谈判。这是土族塞人一方进一步的友好表现。可是希族塞人一方却要维持对开幕词保留的自由，并且坚持要这什做，因此两族谈判无法在三月间重开。从此希族塞人一直坚持这一点。我们继续维持三月三十日的友好立场和双方应对秘书长的开幕词保持缄默的立场。如果对方接受这一点，就可以重开谈判。

“很不幸地，希族塞人从三月三十日起一直继续他们对土族塞人的不人道经济禁运。他们躲在“政府”这个虚伪的口号背后对土族塞人继续怀抱恶意，继续侵略。他们拒绝了我们关于重开尼可西亚国际机场的建议。他们已在尽其所能削弱我们的旅游业，最后甚至向土耳其旅游办事处丢炸弹。

“尽管面对这种事实，我们还是建议当事各方在秘书长的开幕词发表以后保持缄默，以期不再产生新的争端。我们所辩护的意见是，如果双方都这么做，而不因对秘书长的开幕词表示保留而节外生枝，便可重开谈判。”

第二天，1980年6月7日星期六，我国总统与德奎利亚尔先生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以后，还说了下列的话：

“作为塞浦路斯共同建国者的土族塞人，我们曾经声明过，现在再重申一次，我们是为寻求可以保护我们的权利、合伙关系、生命和财产不受希族塞人侵犯的公平均衡的和平而战斗的。破坏了塞浦路斯的和平、发动消灭土族塞人种族灭绝运动的希族塞人已经维持这种武装侵略有11年之久，目前还在继续对我们进行残酷的经济侵略。

“希族塞人玩弄文字，为的是给别人一种他们赞成和平和谈判的印象。通过其宣传机器，他们已经蒙骗世人有一段时间了〔甚至骗到六月八日还在骗〕。然而真正重要的是带着寻求和平的诚意到会议桌上来，而不是玩弄文字。我们并未向文字游戏让步。正如德奎利亚尔先生亲口说的，我们为了重开谈判作出了努力，已经充分向他解释我们的方向。

“现在有一种危险：希族塞人可能以为已有所获而得寸进尺。那么我们自然不得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性政治措施。这样一来，分治的局面将更行巩固。然而我们的目标在于寻求符合实际的和平，而不是巩固分治。

“昨夜晚餐时我有机会同德奎利亚尔先生诚恳细谈。我很高兴有这些接触。一个阶段过去了。德奎利亚尔先生提出的方案有点离奇而不需要，因为它完全删去了双方可能获得妥协的原先提案……不管怎样，我们希望重开两族间谈判的努力将继续下去，并在不久的将来产生肯定的结果。”

在我们审议的期间——即1979年12月1日至1980年5月31日——希族塞人的行政机构仍旧执行1963年以来的一贯做法，继续消灭土族塞人的经济。在安理会同意下，我不得不谈一谈其中的一些残酷不人道的做法。

首先，正如我在早些时候提到的，我不得不再一次提请安理会注意希族塞人行政机构最近又一次企图以不正当行径避免土族塞人向比利时素贝尔航空公司租用的飞机在基布里斯土族联合邦起落，来限制土族塞人旅行的自由。希族塞人最近这一企图，毫无疑问是以土族塞人经济当中很重要的领域——运输——为对象，竭力要给它一个致命的打击。

第二，代表英国诺丁汉水果包装公司的一个荷兰人亚伯拉罕·米勒迪克先生已经被希族塞人法院监禁两个月，理由是他从塞浦路斯北部的埃尔康机场进入塞浦路斯，而埃尔康机场同塞浦路斯北部其他港口同时经伪装成“塞浦路斯政府”的希族塞人行政机构宣布为非法入境地点。

第三，比利时环航公司受希族塞人行政机构的压力，取消了本来要访问基布里斯土族联合邦的一千名游客的预约。

第四，希族塞人行政机构继续在这个全球性机构伪装成“塞浦路斯政府”，窃取这个非法地位的利益，而这个“塞浦路斯政府”是希族塞人于1963年为了自己

的利益牺牲土族塞人社区以武力篡夺得来的。除其他事项外，这件事还涉及篡夺几乎所有的国际和双边援助，包括要给塞浦路斯两族社区共同使用的信贷和贷款，结果剥夺了土族塞人社区平等享用这些援助的机会。

应该注意的是，塞岛两族在外国援助方面的不公平分配，以及希族塞人方面单独享用这些援助，正是1974年以前两族间存在很大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这件事在当时只促成两族间彼此更加隔阂，目前则由于它使岛内和平解决更加困难而只有使这种孤立情况持续下去的作用。希族塞人在使用残忍暴力无法屈服土族塞人以后，现在正针对土族塞人进行密集的经济和政治攻势，以期最后瓦解土族塞人。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事实。侵吞所有的外国援助，并将它单独用在希族塞人社区的经济发展，便是这个攻势的一部分，只要希族塞人朝这个方向的努力继续不减，他们这一方是没有理由坐到谈判席上来和土族塞人谈和平条件的。

这些是我今天非提不可的案件的一部分。事实上，这种禁运和封锁的目的，无非就是经济灭绝。灭绝的方法不一定非用绞刑和死刑。有时可以断绝一个社区同世界的联系，使其孤立而自灭，正如希族塞人一方正在对土族塞人社区进行的那样。

安理会知不知道，所有的旅游代理商都不敢举办到塞岛北部的旅游，所有的航运代理商都不敢在塞岛北部进口？这些代理商都明白，如果他们反其道而行，他们将受到希族塞人行政机构官员和他们一伙人的威胁，这些代理商的政府就会屈服。

这样的破坏性行动——是希族塞人自1963年以来一直强加在土族塞人身上的全面经济封锁的一部分——显然违反了1979年5月19日的登克塔什/基普里亚努协议。该协议的第6点规定双方：

“……放弃可能妨碍会谈成功的任何行动，特别重视促进双方友好、互信和恢复正常状态的初步实际措施。”

虽然土族塞人方面已尽最大努力不伤及恢复谈判的前景，并表现出使塞岛两族人民和解所需的友好态度，很不幸的是希族塞人一方却不理上述协议，坚持从政治和经济上消灭土族塞人。

总而言之，尽管希族塞人一方继续加强对土族塞人进行各级的政治活动和经济禁运，土族塞人一方已有准备按照1977年的登克塔什—马卡里奥斯高阶层会议和1979年的登克塔什—基普里亚努高阶层会议达成的协议恢复两族谈判。我们无条件地接受了秘书长代表要讲的开幕词全文。可是希族塞人一方却要求将会改变整个讲话的意思和价值的一些先决条件附加在秘书长代表的讲话上。我们曾要求他们—我现在再要求我的对手—放弃他们的先决条件，我们邀请他们跟我们一样无条件地接受秘书长代表的开幕词全文。我们的邀请仍然有效。

由于基普里亚努政权的消极态度，失去了许多机会。就在最近，1980年5月24日，希腊共产党曾强烈攻击基普里亚努和他手下政府的政策，并攻击他个人犯法或失职。其中有一项就是未能恢复两族会谈。连希腊共产党都相信去年八月以后曾有过在秘书长主持下恢复两族间会谈的机会，但是它说：

“由于希族塞人领导人处理不当、缺乏勇气、犹豫不决和其他各种权术影响，重开会谈的潜在机会未能开花结果。”

希腊共产党在该项声明中引用秘书长向安理会提出的报告。根据该项报告，瓦尔德海姆先生曾告诉基普里亚努先生说登克塔什先生阁下已经接受秘书长去年八月的建议。还说在今年二、三、四月里曾有过进一步的机会，可惜未加以善用。

基普里亚努政权和塞岛南部的希族塞人都应该接受这个现实和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土族塞人符合实际的这个办法，要求在一个以不让任何一方有权迫害和剥削另一方的独立、不结盟、两族、两区的联邦共和国内，由岛上的土族和希族塞人平等合作为基础的光荣持久的解决，是值得以友好的态度认真合理地对待的。

希族塞人对我们这个呼吁作出最后决定以前，或须试一试猜想和估计，如果目前阻碍着会谈的死结继续存在下去，该岛在政治上可能怎么发展。这个死结是希族塞人为了便于将德奎利亚尔先生任务的失败归罪土族塞人一方而故意制造出来的。这是希族塞人自1974年以来在每届联大开会以前都要重演的攻势和准备。然而希族塞人必须了解，一如世界上其他一切事物，土族塞人的善意和耐性也是有限度的。没有人有权期待塞岛的土族塞人肯为了实现希腊人的梦想——大理想和希塞统一——而继续表现单方面的谅解和牺牲。

我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呼吁希族塞人领导人无条件地接受瓦尔德海姆先生3月28日的建议全文，回到两族会谈议席上。这个决定是要由他们来做。

在结束发言时，我要代表我国总统、我国政府、土族塞人社区和我自己，向即将退休的土耳其大使埃拉尔普先生致敬和道谢。因为他为土族塞人的民族事业献身、作出了不倦的努力和个人的牺牲。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1940年代就记得他的大名，在土族塞人的历史书中，他将永远是土族塞人权利在国内外英勇的捍卫者。

我们祝他和他可爱的夫人前途无量。

主席：下面一位发言人是土耳其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我很高兴以最大热诚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职务。在祝贺时我要强调，当我们看到在所有的领域一向同土耳其拥有亲密而建设性关系的国家的代表荣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时，我们感到十分满意。我要马上加一句，我们多么欣赏你在协商过程中所表现的判断力、客观性和智慧。

安全理事会今天据以审议塞浦路斯局势的秘书长报告再一次使用“一直平静”的字眼来描述报告所述期间的塞岛局势。我们确实相信岛上继续和平无事有助于促成塞岛两族靠谈判解决问题的努力。我们同时在秘书长的报告里注意到，秘书长在

(土耳其)

斡旋任务的范围内进行两族协商的过程中，已经很成功地使截然不同的两个立场间的差距缩短，重开两族会谈以前只剩下一个障碍，那就是有一方面仍坚持就秘书长对当事双方建议的开幕词作这样或那样的保留。事实上，当目前所提的这份开幕词于三月二十八日交给当事双方时，登克塔什总统再一次表现他这一方愿意进行谈判。他在三月三十日宣布基布里斯土族联合邦无条件接受提议中的开幕词而不加任何保留；并且如果希族塞人一方也不加任何条件或不作任何保留地接受它，换句话说，只要当秘书长代表宣读开幕词时保持缄默聆听——两族会谈便可以在数天之内重开。但是土族塞人这一方现在仍保持建设性态度，我们仍期待对方报以相同的态度。

我国政府一向认为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关键就是在秘书长斡旋任务范围内举行两族会谈。因此，从秘书长报告里，我们颇受鼓舞地注意到，秘书长再次表示他深信两族会谈的过程代表着根据两族合法权利为塞浦路斯问题谈判出公正持久解决的最好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相信，秘书长终将成功地克服剩余的障碍，即以三月二十八日向当事双方提示过内容的办法为基础重开两族会谈的障碍。

作了这些一般性评论以后，我要就秘书长报告中特别的一段正式作出澄清。第52段提到土耳其总理和秘书长在贝尔格莱德参加铁托总统葬礼那一悲伤场合偶然会面时交换了意见。可是第52段在描述这个偶然会见时关于究竟谁应作为塞岛两族谈判过程的当事人问题，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我要再一次强调一个事实，即希族塞人和其领导人基布里亚努先生的对手是土族塞人，同时为了试探重开两族谈判而进行的协商是以塞岛的两族和他们的领导人为对象的。不过我很感激秘书长很亲切地向我解释了那次偶然会面时的情况，我深信该段报告绝不是为了使人对这个问题产生错误印象而写的。

我也要针对差不多一星期以前同塞岛两族进行的协商说几句话。这件事已经由希族塞人行政机构代表和基布里斯土族联合邦的代表提到过，秘书长的开幕词里概括得非常好。不用我细说。安理会对于副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为了铲除

(土耳其)

仍在阻挡重开两族会谈的唯一障碍跟当事双方进行协商而到塞岛去的事实应该很熟。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障碍就是希族塞人一方坚持要对秘书长代表的开幕词表示保留。我们已经获得报告，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的塞岛之行未能成功地说明希族塞人领导人采取跟土族塞人同样的立场——毫无保留并无条件地接受开幕词。经过塞浦路斯当事双方审议并被称为“六月四日方式”的用意，显然在于使开幕词符合希族塞人的口胃。土族塞人领导人觉得无法接受“六月四日方式”所提议的附加声明，因为它的结果会削弱开幕词的内容。这期间，希族塞人领导人，显然为了掩盖其顽固不化的记录，曾发动密集的宣传攻势以期使世界舆论相信土族塞人阻挡了两族会谈的重开。目前正被指责拒绝重开会谈计划的一方，正是过去11个月多的密集协商期间接受了秘书长为了重开谈判而提出的各种建议的一方。随便举几个例子，8月23日的建议和3月28日的开幕词便是。目前正在尽力将谈判对方描黑的那一方的领导人在那一段时期里不断拒绝秘书长的各种建议。

我在1979年11月19日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上说了这些话：

“两族会谈的记录显示，在联合国大会开会以前的夏天从未能认真严肃地进行谈判。这个事实不能拿在塞岛的谈判当事各方需要放暑假来解释。两族会谈的两个重要突破都发生在离联大开会还早的冬天和春天，也不单是巧合。”

(A/34/PV.72, 英文本第34至35页)

我恳切希望这个看法不要被今年夏天的发展所印证。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并不是从事辛辣的攻击或企图责怪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时候。相反，现在正是塞岛两族坐下来谈判以便努力为我们仍未解决的问题寻觅可以导致公正持久解决的渠道的时候。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副秘书长的塞岛之行，只是我们恳切期望继续进行的、跟两族进行协商的整个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

现在谈到安全理事会刚刚通过的第472(1980)号决议，我要解释我国政府对它的立场。

(土耳其)

正如以前关于同一个问题的各种决议，这个决议的序言第三段不切题且容易引人误解地提到“塞浦路斯政府”这个字眼。安理会一定很熟悉我们关于这一点的最基本的不变立场。因为已经列在记录上，因此我不再细述我们在安理会发表过的声明。但是我要再一次强调，我们对维持塞浦路斯和平的努力的遵守或合作，就要以除去在塞岛目前仍有一个塞浦路斯政府存在的这个概念为条件。

第472(1980)号决议在其执行部分首先决定延长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间六个月。聆听了基布里斯土族联合邦代表奈尔·阿塔莱先生告诉安理会他的政府同意这一点以后，我们赞同这种延长。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阿塔莱先生再一次强调必须重新审查1964年成立部队时所赋予的任务，以便让这个部队的任务更适合塞浦路斯的现况和问题范围缩小以后的新变化。

执行部分第2和3段分别提到两族会谈和继续秘书长的斡旋任务。正如在许多场合已经说过的，土耳其政府完全支持秘书长的斡旋任务。我国政府决心鼓励在登克塔什—马卡里奥斯四点准则和登克塔什—基布利亚努十点协议的范围内试图达成可行的解决的一切努力。我们认为这些准则和协议已经为以两族在一个独立、不结盟、两族两区的联邦共和国内的基本合法权利为基础的解决办法打下基础。土耳其政府过去欢迎并支持，现在仍旧还迎和支持基布里斯土族联合邦的立场。基布里斯土族联合邦由于期望通过两族会谈获得塞浦路斯问题的迅速解决，曾宣布它愿意以最大的诚意从事两族谈判，为此已经毫无反对地接受秘书长原来建议的开幕词。我们热烈期望基布里斯土族联合邦这样的立场最后将会为以两族重申登克塔什—马卡里奥斯准则和登克塔什—基布利亚努协议的有效性的开幕词为基础的两族会谈的重开铺路。土耳其政府继续认为土耳其和希腊两国都应协助并鼓励塞浦路斯的两个民族社区通过两族会谈为他们的的问题寻求公正持久的解决。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履行一项很愉快的义务：极力赞赏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就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活动所作出的不倦的努力。尽管遇到过艰巨

(土耳其)

的困难，秘书长始终能使两族间的谈判过程维系不断。我要重申我们对她坚定不移的努力、他的耐心和他外交手腕的赞赏。

我们同时感谢副秘书长布赖恩·厄克特先生和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还有乔治·谢里先生和比科先生，以及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时所表现的献身精神和信心。

如果我还应该向四月三十日起停止出任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职务的加林多—波尔大使表示特别感激。在两年任职期间，他表现了他的外交才华和赢得有关各方信任的能力，他对塞浦路斯的和平事业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我国政府已经对秘书长委派雨果·戈比大使为特别代表表示欢迎。我们知道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和律师。我们深信他将成功地执行他的新任务。

我要再向捐助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各会员国表示我国政府的赞赏。最后但绝不是最少，我要感谢部队指挥官詹姆斯·奎因少将和联塞部队全体官兵，为了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所表现的能力。

现在我要恳求安理会让我说一句告别的话。因为我将于下个月从外交界退休，除非发生意料不到的事，安全理事会的这次会议将是我在这个庄严的机构代表我国的最后一个机会了。因此我要说一句告别的话，同时向安全理事会现在和以前的成员对我国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所表示的谅解表示感谢。

我很荣幸自从1945年的旧金山会议开始就同联合国发生关系。我当时以我国代表团二等秘书的身分参加。前后一共担任了将近八年的常驻代表以后，能在这个受人尊敬的机构结束我长期从事的事业使我感到满足。这个受人尊敬的机构尽管有一些缺点，仍然是为全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和平、安全、经济发展和互谅的唯一希望所在。

再见了，再说一声谢谢，并且祈求面对着为祸于全世界各地的许多难题的安理

会，以专诚和紧迫的心情为指导，继续审议工作。关于这一点，能有象秘书长这样非常能干、高效率、勤勉而献身的外交家作为联合国机构的行政首长，实在值得庆幸。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联）：只要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同意，苏联代表团不反对安全理事会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驻留期限再延长六个月，我们也了解到，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经费，将继续用自愿捐款的办法来提供。

关于安全理事会刚刚作出的决定，苏联代表团想重申苏联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办法所持的原则性立场。

自塞浦路斯危机开始以来，苏联坚决支持，并继续支持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应以确保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真正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根据。严格尊重其不结盟政策，我们赞成撤出所有外国部队和撤除岛上的所有外国军事基地。苏联认为有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应确保该岛的非军事化。苏联强烈谴责对塞浦路斯内政的一切外来干涉，反对任何企图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的做法和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时采用损害其人民的重大利益但却符合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利益的办法。我们必须停止任何旨在利用塞浦路斯未解决的局势，破坏塞浦路斯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阴谋诡计以便强加给塞浦路斯人民完全违反他们利益的计划和决定。应当给予塞浦路斯两族人民一个机会，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本国的内政，并充分考虑到希土两族的权益。

本着互相理解和友好的精神尽早恢复两族谈判，可对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两族谈判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应通过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或在联合国范围内召开国际会议的方法加以巩固。我们深信召开这种会议，是公正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和改善东地中海地区局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召开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会议的提议获得广泛国际支持，这在大会第34/30号决议和其他文件中反映出来。

苏联相信联合国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方面应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充分支持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其中规定了公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基本原则并强调决不容许外国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内政进行干涉。

安东尼·柏森斯爵士（联合王国）：对于一年来两族谈判在尼科西亚短暂恢复之后停滞不前，我国政府表示遗憾。我们对谈判继续推延，感到严重关切。我们希望很快恢复谈判。我们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如果适当利用谈判，这仍是以谈判方式求得塞浦路斯问题政治解决的最好可行方法。

我祝贺秘书长再次提交关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行动另一个明确、清晰的报告和他进行斡旋的努力。很清楚，两族没有恢复谈判并不表示他、塞浦路斯历任特别代表或纽约秘书处的成员努力不足。相反的，对于他们的积极努力我表示赞扬。我们也感谢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尽忠职守的官兵。

我国政府支持秘书长的建议，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驻留期限再延长六个月。我们继续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这个时期的经费作出捐助。我们欢迎秘书处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和程序进行审查的意图。我们希望大家致力于在不妨碍部队有效履行其重要任务的条件下尽力节省，从而减轻部队派遣国的负担。

在这方面，我要重复秘书长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财政状况所表示的关注，联塞部队的赤字继续增加，出现严重拖欠部队派遣国要求偿付的费用的现象。我国政府只要求偿付维持英国特遣部队所承担的实际费用的一小部分而已。因此，我促请大家对秘书长最近关于自愿捐款的呼吁作出慷慨解囊的响应。

皮德里先生（美国）：美国投票赞成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驻留期限再延长六个月，因为如秘书长在他提交安理会的报告所指出，联塞部队的驻留对于维持塞浦路斯的平静和稳定是必要的，这样才能继续为这个长期争端寻求一个和平解决办法。

美国愿在这个时候再次赞扬联塞部队官兵执行职务时所表现的模范精神。国际社会应当感谢他们以及那些慷慨提供这些服务的国家，它们对和平事业作出了无私的贡献。

我国政府向秘书长再次表示感谢，他努力不懈地为塞浦路斯谋求和平。秘书长在其报告中简略指出，他和他的代表坚定不移地着手缩小塞浦路斯冲突有关各方间的分歧。

我想特别向加林多·波尔先生表示我国政府的赞赏。过去两年来，他在这方面努力不懈，显示出高度的想象力和献身精神。

我们密切注意到秘书长最近派遣副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到塞浦路斯访问，并就恢复两族谈判而进行磋商。对于显然没有完成的这个使命，我们感到失望。我们促请塞浦路斯争端有关各方与秘书长充分合作并同意恢复持久认真的谈判。今天在安理会听到有关各方承认必须恢复两族谈判，我们很受鼓舞。

美国注意到联塞部队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对此深感不安。自1964年以来，美国支持联塞部队的认捐几达全部经费的50%。我们认为，由一个会员国承担为我们大家共同利益服务的维持和平部队这样大的比例的费用是不公正的、不适当的。对于许多有能力的国家，包括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仍然没有响应秘书长关于捐款以抵消联塞部队日益增长的赤字的多次呼吁，因而甚至增加部队派遣国的负担，我们深感遗憾。我们要求各国对秘书长紧急的请求作出慷慨解囊的响应。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今天，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安全理事会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再延长六个月，这显示出我们多么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可是，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是有关各方必须同意关于大家交换意见导致达成协议的程序。这假定各方都抱有取得成功的政治意愿。这又假定各方愿意显示出任何寻求解决的行动所须的理解和坦率态度。无论如何，解决办法必须符合正义和国际法，只有各方同时致力于和解才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我们很了解这种做法的困难，不过，这无疑对各方都有好处。

(法国)

虽然，我国愿意看到塞浦路斯问题通过谈判来解决，但不表示我们认为延长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限仅仅是认可一种局势的技术行动。即使局势仍然保持平静，它还是令人关切并必须阻止它延续下去。

法国政府要再次表示支持安理会托付秘书长进行斡旋的任务。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他在其助手的宝贵协助下作出不懈努力。我们也要向他保证，法国政府支持恢复两族谈判。

在再一次对秘书长表示信心的同时，我们向新的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戈比先生致意，并向其前任加林多·波尔先生致谢。我们还要向主管特别政治事务副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谢意。我们也要感谢奎因将军以及联塞部队的全体官兵和文职人员，他们献身于联合国的和平事业，足为楷模。

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今天安全理事会再次审议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延长的问题说明该岛局势仍然很复杂。

1980年6月3日，联合国秘书长在他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说：

“鉴于当地的局势和政治发展，我再次断定，联塞部队的继续驻留对于维持塞浦路斯的平静和创造寻求和平解决的条件仍然是必要的”。（S/13972, 第66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意将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再延长六个月，因为塞浦路斯政府对此表示赞成。可是，这种将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不断延长的做法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应因此导致一种回避或违反联合国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决定的情况。

华沙条约缔约国在上一次会议上大力强调其《宣言》，它们坚定地主张：

“公正持久地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不论这些冲突发生在世界上那一地区。他们认为，不论是全球性问题或者是地区性问题，没有一个是不能通过政治手段加以解决的。这种解决需要严格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完全放弃对它们的内政进行干涉，不对它们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不企图对它们建立外国统治，不把它们变成侵略其他国家的基地。”（S/13948, 附件第14页）

包括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的塞浦路斯人民面临严重危险。众所周知，尽管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的第34/30号决议再次要求所有外国武装部队和外国军事设施立即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并停止对塞浦路斯的内政进行任何外来干涉，某些北约组织国家却正在追求侵犯塞浦路斯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的目标。

美帝国主义领导阶层和其他反动力量的危险阴谋诡计制造了特别问题；它们甚至使用军事潜力，以便在中东、波斯湾和地中海区扩张其势力范围。

几天前，塞浦路斯报纸报道，美国打算使用其军事基地、其他北约组织国家的地中海基地和联合王国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来进行在中东的所谓惩罚行动。这个计划显然是要在这些基地驻留由华盛顿训练的所谓迅速行动部队，以实现华盛顿在近东和中东的野心。这些报纸表达了塞浦路斯人民对这些计划的严重关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应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的邀请，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基派罗斯·基普里亚努先生正在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再次表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密切参与塞浦路斯人民的正义事业。在祝酒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元首说：

“为了使缓和成为一个全面完备的过程，我们需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冲突。限制和减少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以及波斯湾和加勒比等区域的军事设施和活动，会促进这些区域的和平事业。从地中海撤出运载核武器的军舰并保证不在地中海区域的无核武器国家部署核武器，都是符合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精神的做法。

“我们深信塞浦路斯问题象其他全球性或者地区性国际问题一样，都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的。毫无疑问，必须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不干涉它们的内政，放弃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

埃里希·昂纳克向塞浦路斯人民保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今后和他们坚定团结并积极支持他们。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按照大会第34/30号决议以和平方式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塞浦路斯希、土两族在联合国秘书长协助下进行的谈判是朝向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内部政治方面重大的一步。秘书长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指出，1979年6月谈判中止后迄今还没有恢复，我们对此感到遗憾。善意与和解的意愿是促使这些谈判成功所必须的。排除对塞浦路斯内政的一切外来干涉也是同样重要的。在这方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提请大家注意塞浦路斯总统基普里亚努先生有关在塞浦路斯进行彻底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的行动的重要提案。将该岛的一切外国部队撤出和停止外国势力的存在，是朝向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决定性步骤，同时又可促进缓和事业和加强地中海人民的安全。

联合国有责任协助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它可以对确保塞浦路斯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起着确实的作用。在我们看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并获

塞浦路斯和其他国家支持的在联合国范围举行会议的建议，仍然是今天公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又符合塞浦路斯人民利益的适当论坛。

韦克曼先生（墨西哥）：首先，我要向秘书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谢意，他为恢复塞浦路斯两族谈判作出不懈的努力。在这些努力中，他得到三名卓越的拉丁美洲人：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加林多·波尔先生和戈比先生的有效合作。毫无疑问，在秘书长主持下的两族谈判是恢复塞岛和平的最好方法。

墨西哥与其他安理会成员国一道赞成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再延长六个月。历年来，联塞部队的工作表现良好。不过，两族谈判中止几达一年，从而造成一种，如果容许延续下去就会改变建立联塞部队的原来目的的局面。

我们不能把联塞部队的驻留作为长期维持分裂塞浦路斯的手段。十六年前，驻留部队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有关各方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事实上，建立维持和平部队的原来目的是防止两族发生冲突，同时促进双方接触以恢复正常状态。

不过，当前的情况是，两族已分开了，土族塞人集中在北部而希族塞人在塞岛其他部分。尽管十六年来，安理会每年例行两次将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延长，但它目前的任务与最初建立时的任务截然不同：它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停火。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想知道，联塞部队长期出现赤字的问题可否可以通过调整部队以配合其实际任务的办法来解决。

基本上，这是个政治问题。我们遗憾地注意到事态发展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期望。两族谈判有时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一直缺乏活力。1979年5月基普里亚努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提出的十点协议为谈判提供了极好的基础。不过，当事各方却缺乏解决问题的明确政治意愿。

很遗憾，塞浦路斯年青一代逐渐与他们不是一员的另一族失去联系。虽然曾重申两族间的联结关系，但民族感已消失了。如果这种趋势延续下去，塞浦路斯在联

合国的主持下可能变成一个分裂的国家；很不幸，今天有几个这种分裂国家的例子。

我国代表团希望两族会按照安理会和大会的多项决议在平等基础上立即恢复谈判并讨论实质性问题。当然，如果执行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其他决议，特别是有关流离失所的人的遭遇和把一切外国部队从塞岛撤出的决议，也是我们所期望的。

塞浦路斯问题涉及若干基本原则，当然，我们的责任是维持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不过，问题的核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和我们必须保障的对该国全体人民自决权的尊重。

米尔斯先生（牙买加）：我国代表团支持刚刚通过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延长的决议。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同意秘书长在其报告（S/13972）所表示的意见，认为联塞部队的继续驻留对于维持塞岛的平静和创造寻求和平解决的条件仍然是必要的。

我国代表团密切注意到秘书长为恢复两族谈判所作的努力。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尽管两族在立场上的差距已缩小了，但迄今还无法议定考虑到双方的共同点和有利于进行解决塞浦路斯的悲惨局势的具体谈判的方式。

我们想重申自己的立场，认为在秘书长主持下根据1979年5月19日的十点协议两族直接进行的谈判，是导致公正解决的最好办法，从而带来和解与和谐，并保障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的立场。

我们借此机会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和其他工作人员表示谢意，他们为塞浦路斯谋求和平作出不懈努力。我们也感谢4月卸任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加林多·波尔先生。我们还向新任特别代表雨果·戈比先生致意。我们感谢奎因少将和联塞部队的官兵，他们效率高、尽忠职守。

主席：塞浦路斯代表要求让他发言，我请他发言。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我无意对那个按照安理会暂定议事规则第三

十九条规定得以在安理会发言的人进行答辩，或对安全理事会每一位成员国都熟识而被歪曲陈述的事实进行答辩，包括上个周末当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访问团在塞浦路斯时事实被歪曲的情况，以及我们和对方都提到的有关保留的必要性。我们只想指出，当对方拒绝根据十点协议进行谈判时，持有保留是就变得十分迫切，甚或是本质的问题了。

不过，歪曲陈述事实有时倒也有积极的一面：这使我更了解秘书长和其工作人员极为棘手而艰难的任务，更佩服他们的毅力，并再次感谢他们试图帮助塞浦路斯。

同样的，我要再次感谢安理会各成员国通过本决议，并感谢各国政府代表通过发言重申其政府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关心。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结束现阶段议程项目的审议工作。

下午 1 时 25 分散会